

YAONE

大 幻 想 文 学

妖孽

彭懿
著



鹅耳和妖孽之子

YAONIE

大 幻 想 文 学



彭懿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妖孽/彭懿著. 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1.8

(大幻想文学) ISBN 7-5391-1816-4

I . 妖… II . 彭… III 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2819 号

妖孽 彭懿著

出版发行 21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新魏路 17号)

邮 编 33000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3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3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91-1816-4/I·447

全套定价 19.50 元(共三册)

(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◆ 目录

序篇 被白龙压在湖底的妖孽…… / 001

1 一个黑鸟惊飞的雨夜 / 017

2 碉堡塌了 / 037

3 你是妖孽之子 / 067

序篇

被白龙压在湖底的妖孽……

—

几百年前，或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冬日。

一个少年穿过没膝深的皑皑白雪，向冰封的湖心爬去。

他是一脸的泪痕。

透过发出锵锵呻吟的冰层，少年似乎能够感觉到一个硕大无朋的东西正在缓缓升起。他还知道那是一个妖孽，他只是在弥漫的风雪中看到，遥远的冰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有点像根倒竖的棘刺，它正在朝他游来，厚厚的冰层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痕！近在咫尺了，在訇然而至的咆哮声中，他发现整个湖面都在倾斜了。

这下子看清了，哪是什么棘刺，是一个成了精的妖孽背上的背棘。它紧贴着冰层，犁开的冰块撞击着飞向空中！

它从沉睡中苏醒。

它已经是饿得饥肠辘辘了。

相距还有百八十米远时，那道直奔他而来的裂痕突然止住不动了。

裂缝开始改变方向。

这时，少年哆哆嗦嗦地爬了起来，追随着那道裂痕，他在原地转了一个圈。水下的妖孽围绕着湖心划了一个

圆周。外侧的冰面翘了起来，形成一个里低外高的漏斗状。他跌倒了，顺着光滑的冰面朝圆心滑去。还有更可怕的，就是那个妖孽突然一个猛子潜下水底，随后又“轰隆”一声撞上来，圆心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
他掰住冰块，不想掉入那张巨口之中。

它就等在水下。

它已经张开了它那阴森森的嘴。

冰块好似倾覆的沉船，歪斜得更加厉害了。少年拼命用胳膊撑住身体，看上去就像吊在一片峭壁上。他挣扎着往上攀，但冰块倒竖了起来，他终于两手一松滑了下来。这时，太阳开始落山了。

这天的太阳也格外的肃杀惨淡。

冬日的黄昏本来就黯然失色，而这一天的黄昏又平添了一层死亡的色彩。这天怪异得很，一面是鹅毛飘雪，一面却又从四合的彤云中冒出了残阳。大群的黑鸟不再聒噪，遁入了岸边那片苍白的苇荡中。天正在变暗，但下坠的残阳却血一样的鲜红，那是一种让人哽咽让人悲从中来的颜色。就仿佛是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杀戮，血流成河……

这黄昏的血色，就宛如父亲那双暴突喷血的眼睛。

也就是这时，背后的风雪中隐约传来了一个男人沙哑的呼喊：

“儿啊——”

是父亲啊！

少年回头望去，他看到父亲被绑在那株在漫天飞雪中悲嚎的胡杨树下。

他战栗着想爬回去，想扑进父亲的怀抱，但他爬不



回去了，这块几乎倒竖过来的冰块挡住了他。不止这道冰墙，它后面还有一道人墙。村里几百个愚痴而亢奋的人，在湖边筑起了长长的一堵人墙。小渔村里的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。在人墙中，泪眼模糊的他甚至辨出了一张小女孩的脸，是桔梗哦。少年的心抽搐了一下，昨天他们两人还手拉手在湖边找雪狐的洞哪……然而今天，那张那么清纯、那么妩媚的脸却蓦地变得那么邪恶可憎了，这绝不是昨天那个可爱的桔梗！

是恶魔把他们变成了一群魑魅魍魉。

让他们中邪了。

这一切，都是从这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开始的。

少年没有想到祸从天降。

当天上飘下第一片雪花时，少年丝毫也没有察觉到人们开始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。

他不知道，从他降生的那天起，就命中注定要在这个冬天死去。

这个冬天从一开始就裹挟着种种不祥之兆：先是湖底传来一阵阵的怪叫声，尤其是月圆之夜更是清晰可闻；接着就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大群大群的黑鸟，终日在湖上徘徊……但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将成为一场亘古不变的祭祀的祭品呢？

这是一个沿袭了千百年的祭祀。

二

相传，羿射九日之后，天上就只残留下了一轮太阳。但这仅剩的太阳，却因失去了其他九个兄弟而悲伤

过度，趴在扶桑树上再也不肯升起来了。就在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际，太阳神炎帝驾着一辆璀璨耀眼的六龙悬车出现了，他冲着太阳喝道：“擦干眼泪，快爬起来履行你的职责吧！”正当太阳喷薄欲出的时候，从远处窜出来一个黑影，这是一头专门吞噬日月星辰的天狼。天狼一把按住了太阳，就在它张开血盆大口时，“嗖——”太阳神炎帝射出了在弦之箭！

天狼中箭掉到了大地上。

不偏不倚，它恰好跌落到少年祖先居住的小渔村外的一个湖里。

小渔村名叫落漁滩。

它摔断了双翼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

它在湖面上游弋了一圈之后，心还不甘，还想再一次展翅翱翔，但折断了的翅膀怎么也抬不起来了！它试了几次，最终它那皮开肉绽的躯体还是一头扎向了水面。这下它开始仰颈长嗥了，它叫得是那样凄惨，这是一个天神遭罚后的痛苦的悲鸣啊。代价是惨重的，这意味着今生今世它只能与鱼虾为伍，再也不能重返星河灿烂的宇宙了！

它漂浮在水面上。

从今往后，这狭窄的湖泊就是羁押它的樊笼。

一想到将终生被禁锢在这么一个暗无天日的小湖里，天狼不由得怒火中烧！它无望地在水中翻滚着，就如同一块炽热火红的陨石从天而降，连整个湖水都掀起了狂澜！

就这样，悲愤的天狼把湖上湖下搅得天昏地暗，直到半年之后有一天它突然精疲力竭地瘫倒在了水面上，

湖水才停止了沸腾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它才听到了一片顶礼膜拜的声音。它眯缝起两眼，朝岸上斜睨，只见满山遍野黑压压地跪满了祈祷的人。它不由得笑了，因为它饿了，它需要打一个牙祭。它本想一跃而起，把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一口吞下肚去，但它忍住了。必须从长计议，日子还长着哪，它必须像一个节俭的小媳妇一样省吃俭用……但要施点淫威给他们看看，不然他们是不会乖乖地俯首称臣的。

它圆睁怒眼，“呼”的一下子蹿出了水面！

这下所有的人都看清了它的外貌。

人们被惊骇了，想不到天狼竟是这样一个丑陋狰狞的妖孽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人们开始四下溃逃而去。然而已经晚了，人又怎么能逃得出一个妖孽的魔爪哪！一道烈焰从天狼的嘴里喷射出来，东面的村庄倾刻之间就化成了一片灰烬。紧接着，又是两道烈焰腾空而起，南北两个村庄熊熊燃烧起来。惊慌失措的人们站住了，这下他们是必死无疑了，仅剩下西面那个叫落鱼滩的小渔村了。

但天狼却熄灭了口中的火焰。

它不想把他们斩尽杀绝。

它要留下一支血脉。

它在湖水中伸长了脖子，凶相毕露地说：留下你们一条命，但要记住，每十年要给我举行一次祭祀。祭品是……它本想说“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”，但它突然把话憋了回去。因为它在人群中瞥见了一双双纯净无瑕的眸子，是男孩子的眼睛。这让它回忆起了天上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星斗，本来它是以食星斗为生的啊！它扑过去，

张开血盆大口吞下了一个男孩，然后就是仰天一阵哈哈大笑。

它临沉入湖底前，警告人们说：记住，每十年的冬天要给我送来一个十岁的男孩，否则我就要大开杀戒！

就这样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。

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吧。

村人世世代代地重复着这个残酷的祭祀。

十年一个轮回，也不知有多少天真无邪的男孩葬身这个妖孽之口。但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反抗妖孽。也曾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逃跑，但是逃出不了多远，就会被愤怒的村人截住。他们害怕，跑了一个，全村的人都会跟着遭殃。逆来顺受的人们以为这就是命运，他们怕妖孽，是不想再让生灵涂炭啊！

.....

这厄运终于轮到了少年这一辈。

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天，就是一个十岁的男孩成为祭品而被疯狂的村民们推入湖心的日子。他母亲生下他，就挣扎着爬了起来。她听到了一声令人心悸咳血的尖叫，是那个被掳走亲生骨肉的女人在求救啊！她双手攥住了窗棂，看到的是一幕惨不忍睹的场面——男孩的母亲被人死死地拽住，而她那十岁的儿子，却浑然不知地被村民们逼迫着走向湖心，走向死亡.....

少年的母亲如雷轰顶，她仿佛看到了十年后的悲剧。

“儿啊，你好命苦.....”

她搂着襁褓中的婴儿，禁不住嚎啕大哭。

他是这一年村子里惟一的一个男婴。

这就是说，假如他不是半途早殇，十年后他就将同样被人推下湖去！

这太残忍了。

“我不该生下你……”他母亲终日以泪洗面，“儿呀，难道你就命中注定要去喂那个妖孽吗？”她以为是她前世造孽，是上苍对她的惩罚，但可以天打五雷轰她，而不应该加罪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啊！

一想到十年后儿子也将爬向湖心，她的心都要碎了。

终于在少年五岁那年，她撇下了他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，投湖自尽了。她不想看到那一天。

是父亲含辛茹苦地带大了他。

但父亲隐瞒了一切。

他不知道死神正在一天天逼近。少年像其他的孩子一样，无忧无虑地长到了昨天。

三

但今天不对了。

天还没亮，白猫就把少年咬醒了。他听见妹妹豆娘发疯一样地喊：“妖孽醒了，妖孽醒了！”

少年不知道妹妹在喊什么。

整个村子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。

一清早，那个面黄肌瘦的老女巫就带人破门而入，抓走了少年，他们扛起他就朝冰雪覆盖的湖边走去。父亲追了出来，他想把儿子夺回来，但又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些走火入魔的男人们呢，一个大汉回过头来只一拳，

就把他打昏在地上了。这时湖边的锣声已经连成了一片，村民们如同着了魔似的，在雪地里手舞足蹈地狂奔。少年吓坏了，他被这鬼哭狼嚎的场面吓得瑟瑟发抖，他宛如陷入了一场梦魇之中。

“放下我的儿子……”

满脸血污的父亲又一次爬了起来，他操起一根长戟冲杀过来，他要夺回他的儿子啊。但终究还是寡不敌众，他没能杀出一条血路，他在那株老胡杨树下摔倒了，丧心病狂的村民们一拥而上，把他反绑在树上。

少年踉跄着向父亲伸出手去。

“爹，救我——”

然而那堵人墙隔断了他唯一的希望。

他是这场祭祀的祭品。

村民们敲锣打鼓地足足折腾了一天，直到黄昏，才把他推下湖去。

他被迫向湖心爬去。

少年不懂，这些人为什么要逼迫他爬向湖心。这时那个妖孽还没有出现，死亡的阴影还没有投到他的身上。他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惩罚，可他犯了什么罪呢，难道是对他昨天逮雪狐的惩罚吗……他跪在地上哀求那些叔叔大爷。他想往岸上爬，想爬回去，但他们就像不认识他一样，一个个灵魂完全被妖孽占据了。他们叫嚣着，用刀戳他用碎石砸他，逼着他向白茫茫的湖心爬去。

他只能用快要冻僵了的四肢往前爬去。

他的嘴唇在淌血，手脚几乎失去了知觉，但他还是不敢停下来，一停下来，村民们那愤怒的石块就会像雨点一般地砸下来，他们会活活砸死他。还有，他怕那些吐

着猩红舌头的狗，那十几条疯狗一直在后面撵着他。

在他身后，洁白无垢的湖面上留下了一条长线。这长线一头系着父亲那颗破碎的心，一头通向死亡。

它已经在父亲的心中蔓延了十年。

父亲霎时间衰老下来，他老泪纵横地哀求那些中了邪的村民：“放过他吧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……”

妹妹豆娘也在岸上喊：“哥哥，把哥哥还给我……”

他的那头猫追上来，被人一脚踢飞了。

“让我替我儿子去喂妖孽吧，他才十岁啊……”

但群情激昂的人们哪里还听得见少年父亲的嗫嚅，他的哀求被淹没在一片穷凶极恶的呐喊声中了。他们离开了他，冲向湖边，妖孽即将破冰而出了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他觉得整个大地都倾斜下去了。

这时，一双稚嫩的小手扯了一下父亲的衣襟。

父亲睁开了眼。

“桔梗！”

他叫道，是那个叫桔梗的小女孩。

桔梗似乎提前从这场癫狂的噩梦中醒了过来，这从她的眼神就看得出，她的一双大眼睛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澈。

她哆嗦着，解开了捆住少年父亲的绳子：“快去救他吧……”

而这时，少年距离湖心已经很近了。少年父亲的血在往头上涌，他看到湖心那个冰窟窿开始往外冒泡，妖孽正在从湖底浮起……他操起了那把被人抛到树后的长戟，发出了一声长啸。

这怒吼，是千百年来人的第一声怒吼，它震得地动

山摇，人终于向妖孽发出了讨伐的呼声！

他所向披靡地朝湖心奔去。

这时，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拦住他了。

四

风雪交加，少年没有听到背后父亲的那声怒吼。

他还在往下滑，他的脚尖快要碰到那个冰窟窿的边缘了。他终于贴近了死神的脸庞，他失声地尖叫着，指甲在冰块上留下了长长的几道血痕。

冰窟窿正在扩大。

一个庞然大物正在向上游来。

他能感觉到冰层在微微地颤抖，甚至还能听到它身子撞击碎冰块时发出的“咔咔”的声音。刹那间，他觉得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这是一种比寒冷更可怕的恐怖。

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。

冰面向下塌去……

还差一点点，少年就要滑进湖里了！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双大手一把抓住了少年的腿，他回头一看，是父亲！父亲跃过了那道裂痕，扑了过来。但还没等少年扑进父亲的怀抱，就听到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顿时湖水四溅，妖孽从冰窟窿里蹿了出来！

它那漆黑的身子遮蔽了血红的残阳，天一下子暗了下来。

父亲见势不妙，推了少年一把：“你快逃！”

他奋力把儿子推上翘起来的冰块，自己却调过头，攥着那根长戟朝妖孽戳去。为了救儿子，他是在所不惜

了。妖孽正好泰山压顶似的压下来，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，父亲的长戟刺中了它的一只眼睛。它惨叫了一声，用力将长戟拔了出来，“呼啦”，血射出来，连逃出十几米远的少年都被溅了一身一脸。

这下妖孽是发狂了！

它拼足力气发出了山崩地裂的一声怒吼，先是在冰面上打了个滚，然后就张牙舞爪地直朝少年的父亲扑过去。

它要撕碎这个人的头颅，千百年来还从没有一个人敢向神宣战哪！

它的伤口在汩汩流血，但它是无暇顾及了，它浑身都在冒火……可视野中的那个人竟是那样的大义凛然，他赤手空拳地站在那里，蔑视地等待着死亡。它踌躇了片刻，为什么，一个父亲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，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吗？它找不到答案，它只是觉得面前这个人虽然十分的渺小，但他身上的那种精神却气贯长虹。

它还是把他撕成了碎块。

当它把目光投向那个少年时，它畏惧了。

少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少年了，他变成了一条龙，一条白色的龙！

妖孽的血使少年变成了龙。

白龙跃上天穹，在最后的夕阳的映照下，宛如一道挟风带火的闪电划过长空。它蹿下云端，直朝傻掉了的妖孽撞来。妖孽哪是它的对手，见势不妙，连忙向湖底遁身逃去。复仇的白龙用长长的龙尾削平了湖边所有的山头，把湖填平了，妖孽被永远压在了湖底……

